

譯者駐村筆記

Sensing Taiwan through Translators' Pens

| 文學外譯進行式

| Literature Translation Now



Text and Image by 關首奇、白蓮娜、澤井律之

關首奇、白蓮娜、澤井律之

關首奇、白蓮娜、澤井律之 3 位譯者在 2020 年 2 月抵臺「譯者駐村」一個月，除了參加講座、工作坊外，也在埋首翻譯與筆耕之間，有了和其他譯者交流的機會，重新去感受在這座島嶼生長出來的文字，再轉化成譯作的養分。

關首奇：傾聽臺灣文學

面對這個信念崩壞、科學遭受質疑、個人自由動搖的時刻，所幸仍存在著一些無形的定心石，臺灣人的慷慨與熱情就是其一。

大多數人也許想像翻譯是孤獨的，但在臺文館企劃下，譯者和不同的作家、翻譯、版權代理、出版社與文化圈內其他相關人員的交流，打破了這種想像，除了振奮人心的對談或會面外，也讓我再次感受臺灣的特殊氛圍。親自踏勘翻譯的故事中的地點，用五官感受、身歷其境，都是翻譯的重要環節。我當然不是第一次來臺，但就跟許多擁有研究者或教師身份的譯者一樣，要抽出時間遁入這座小島，賴在這裡超過一、兩個星期並非易事……儘管臺灣地域狹小，許多地點早已熟悉，但每次舊地重遊總有新的感受和發現。

面對近來的危機，臺灣在沒有發言權或不斷被禁聲的壓迫之下，仍然為世界帶來許多影響。在這個話語短縮（一句話、一個 tweet、一個長度為 1 分鐘的影片）的時代，篇幅相對較長、內容也較複雜曖昧的文學難以成為一般人用來理解世界的方式。然而，文學卻能讓臺灣與世界對話，述說自己過往犯下的錯誤、經歷的曲折、內部的衝突以及對未來的憧憬。

駐村期間，我和 3 位曾經翻譯並引介至法語世界的作家公開對談，分別是瓦歷斯·諾幹、吳明益和高翊峰。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帶來批判性思考，提出另類的思維、不同的線索、新穎的方案。他們都以極為獨特的筆觸敘事。瓦歷斯以幽默與深厚的文學底子見長，用批判性的文字邀請讀者重新思考支撐世界的意識形態，並提醒其他思維模式的存在；吳明益筆力溫柔深刻，想像力無邊無際，為看似互斥的兩種立場開闢對話的空間，例如科學與文學、人類與非人類、生物與非生物等；高翊峰則以驚人的直覺，透過獨特且詩意的超現實主義探索世界的缺陷與渴望的未來。

這些人和其他獨特的聲音都值得被更多語言與地區的人聽見（看見），因為這正是改變我們和文學與世界關係的力量。對譯者（當然還有作者）而言，最美好的讚賞，是讀者能因為閱讀作品而產生改變，儘管這些改變微乎其微。近年來，我也會聽到一些法語世界的作家朋友表示，他們面對寫作的態度因為閱讀了我翻譯的文本而產生改變。收到這種回饋，讓我更肯定自己所行之事。

翻譯臺灣文學的重要性，並不在於搶在世界的風暴撲滅這盞燭光前點上另一絲微光，而是深信這片燭光能照亮其他地區的個體。我們的世界正走向一個難以預料的未來。臺灣也許是走在政治的懸崖邊上，但它的歷史和政治社會經驗都顯示著還有另一種可能。儘管這個島嶼不斷被邊緣化，但它的未來仍然有待書寫……只要我們願意傾聽。

白蓮娜：文學是一座山

翻譯者跟著作家一直在反省生存的意義，透過他們的作品，一字一句認識當地文化。我也是這樣，不過，我不只是喜歡看，也喜歡聽。

能在臺灣參與譯者駐村計畫、拜訪作家和出版社讓我很開心，因為這樣，我認識的臺灣不會褪色或單調。它的滋味會變更濃，讓我翻譯的作品更加生動。一座在太平洋航線上的島嶼是不可能沉默的，因為連結是它的特性，就像講故事和經驗是臺灣作家的本能。每次回臺灣時，拼命地聽臺灣豐富多彩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特色聲音，覺得到了文化源頭，渴了很久，終於能再喝點新鮮的泉水，以它加強自己的想像力。

臺灣和臺灣文學像一座山或冰山。冰山是一個熱門的比喻，我們看到的海上的部分比海裡看不到的部分小得很多。文學也是這樣，文學裡所被埋藏的意思更深，只要挖掘，就能發現新的知識、或被忘掉的歷史。跟我們走在一座山一樣，也看不到下面的沃土。

這種以文字造的山也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，裡面就像一個迷宮，沒有導遊或地圖便容易迷路。看到的文字隱瞞很多看不到的意思、記憶、夢想、口號、傷痕、真像與想像。這些翻譯者一定要先去挖掘，才能真正地欣賞文學內涵，在自己的母語找到合適的詞彙來做翻譯。

這次駐村讓我遇到很多優秀的臺灣文學導遊，幫我打開之前沒注意到的臺灣文學之門，幫我在文學沃土裡挖掘解釋臺灣文學的生態系統。這些導遊是作家、臺文館研究人員、出版社編輯、其他譯者等等，都給我很大的啟發。我很珍惜這次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臺灣文學論壇，看臺灣的作家怎麼與自己的文學傳統對談，並且用自己的生活與創作證明臺灣文學的生命。

跟日本譯者澤井律之參加第一個與作家對談的講座，和劉克襄、鄭炯明相遇。把他們的創作對比，就能發現明確的共同性。他們對社會的發展很警覺，不怕表示自己的不滿，追求自己的理想，維護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。他們一直在反省與探求臺灣社會與周圍環境的變遷。兩位作家從政治詩出發，在文學裡找自己的聲音與路徑。

這個相遇讓我重新反省政治詩的文類廣闊性與純文學的概念。政治詩在臺灣文學裡明確代表跨越時代的共同性。這幾年來得獎的作品也包括政治詩類似的作品。鴻鴻的《樂天島》、陳黎的《朝／聖》也許失去了臺灣早期政治詩的憤怒，但沒有失去解剖社會的銳利眼光。

這種銳利眼光也代表廖鴻基與瓦歷斯·諾幹以及更年輕的吳明益與黃崇凱的作品。臺灣的作家沒有忘記世界一定要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和解讀。他們一直探索，用著感官，來感受那親密和陌生的世界。每一個作家探討不同的臺灣文化，反省社會的發展，專注於不同文化的溝通，描述和解釋不同文化的特色。對翻譯者來說文學是一座埋藏知識的山，有機會跟作家一起走一段路很珍貴。

澤井律之：累積翻譯的能量

「譯者」這個詞，在日文單純指的是「翻譯的人」，而在中文則有「翻譯家」的意思，代表一個專業領域的專家。而我以一介大學教師、只翻譯過幾本有關臺灣文學的書籍，且自 2014 年鍾肇政長篇小說《怒濤》譯出之後就未再有翻譯作品，這個名詞實不敢當。恰巧去年又翻譯鄭炯明詩集，外加一般我皆遵從前輩的教誨——「對邀約來者不拒」，因此就厚著臉皮接下這份大任。

即便這樣，我在臺南還是深受到國立臺灣文學館的照顧，我要特別致上由衷的謝意。我這個人生地不熟的訪客，抵達臺南的第一天準備前往臺文館拜會，就有三位工作人員特地前來旅館接我，一路守在身邊，彷彿是要好好保護我這個臺南的陌生人。途中他們特別介紹了友愛市場，我也在那裡愛上了淋著甜醬油膏的粽子，後來又去吃了好幾次。此刻的我，腦海還浮現著當時的情景。

訪問臺南期間，承蒙臺文館款待，到過一家名為筑馨居的餐廳用餐。那是一間百年老厝，清朝商人的居所改建而成，店家的美味菜餚也堪稱一絕。用餐後，又恰巧路經馬路楊的檳榔攤。聽說日本歌手一青窈的胞姊一青妙將店主楊先生視為臺灣的父親，檳榔攤也就因著一青妙的旅遊隨筆《我的臺南》及媒體披露而有高知名度，吸引很多日本人造訪。馬路楊攤開他的訪客留言簿，我稍微翻閱了一下，卻沒有認識的名字。在日本，很多人喜歡臺灣，但是很遺憾的，周圍幾乎沒有人是因為喜歡臺灣文學而愛上臺灣，或是因為喜歡臺灣，進而愛上臺灣文學。日本人對臺灣的認識，似乎缺少了文學這一塊。

訪臺之後，恰巧的，今年 4 月起我又有機會在日本一所大學開設臺灣文學課程。距我上次開設這樣的課程，已經事隔 20 年了。雖然不太有自信，但仍一本「對邀約來者不拒」原則接下了任務。而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學校改為遠距教學，我為每堂課細心準備文本檔案及錄音資料。第一門課，我選的是吳濁流，然後陸續介紹鍾理和、鍾肇政、葉石濤、白先勇等知名作家。只是不知道現在的日本大學生能否接受這些文學家？因為遠距教學，其實是很難收到學生的反應。

此次訪臺期間，我更深深察覺到，臺灣真的很努力要將臺灣文學推展到海外。過去以來，我知道文化部持續在支持海外翻譯事業，因為自翻譯葉石濤《臺灣文學史綱》以來，我就一直蒙受其惠。可惜的是，這些學術性書籍，大概只在研究臺灣文學的大學學者圈有市場。在現今，文學內容可藉由電影、漫畫、動畫等形式而傳播，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相對稍低的臺灣，因此也更積極將文學推展到海外。

雖然已屆齡退休的我，算不上有什麼豐功偉業，但我仍希望繼續努力、增加翻譯臺灣文學的產量。這一次「譯者駐村」，讓我未來至少 5 年有了明確的工作方向，我必須重申我的謝意。

